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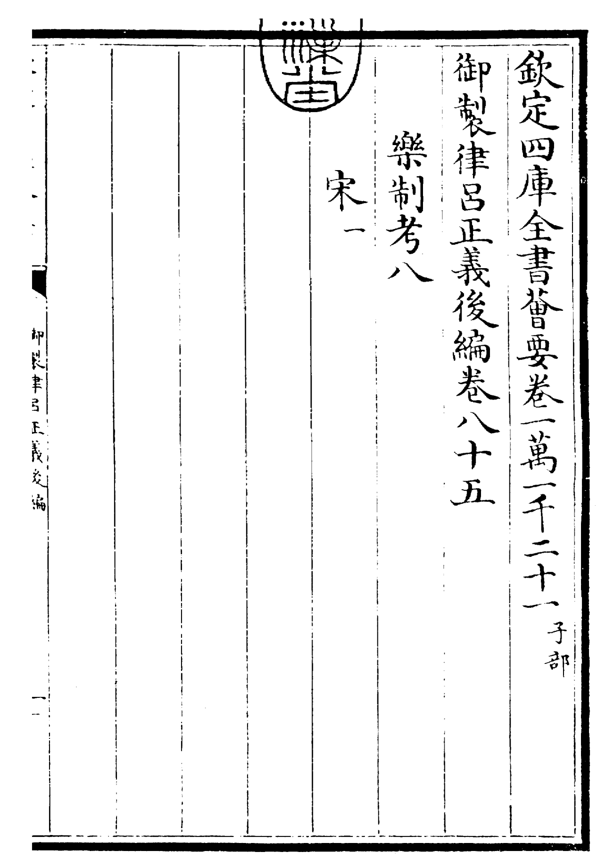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製律吕正義後編卷八十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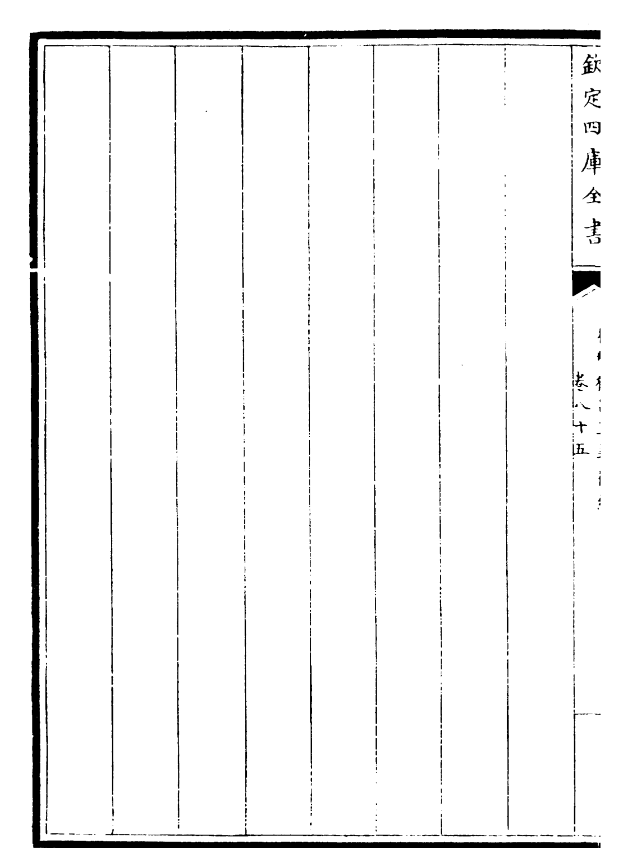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十一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五

樂制考八

宋一



宋

太祖建隆元年判太常寺竇儼上二舞十二樂曲名樂章

帝初受命以儼兼太常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

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

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

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為嘉安皇

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飲食為和安

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為良

安正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入為豐安祭饗酌獻飲
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
農用靜安

定宗廟樂舞

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
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
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

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撰定祀曲

穀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帛用慶安司徒奉俎用成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

選樂工

五代以来樂工未具帝行郊饗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鼔吹

二年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建隆初用王朴樂帝謂其聲髙近于哀思不合中和

又念朴與竇儼素名知樂皆已淪没詔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于此乃詔依古法别創新尺以定律吕

四年毁孟𣳚樂器

帝平蜀遣拾遺孫吉取孟𣳚僞宫懸至京師太常官屬閲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毁棄之

造宫懸

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懸三十六簴設于庭登歌兩架設于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樂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氈床十二為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

正樂器改二舞

和峴言樂器中有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

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懸之籍況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之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黄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立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自國初以来御正殿受朝

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揖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為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

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為八行行十六人皆着屐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内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服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

乃别撰武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于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讌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果州進嘉禾黄州進紫芝和州進緑毛龜黄州進白兎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

如所請

六年和峴上四瑞樂章郊祀樂曲

峴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雀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

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烏

黄州獲白雀並宜播在筦絃薦于宗廟詔峴作瑞文

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峴又言按開元

禮郊祀車駕還宫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

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宫宫縣

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内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令太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别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宫即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用教坊樂

冬至上壽帝命太常復叅教坊樂用之

端拱元年製五瑞曲

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麒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是年澶州河清廣州鳳凰集其諸州麥兩穗三穗者連歲來上有司請以此五瑞為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于朝會從之

淳化二年復改二舞名

太子中允和𡾊上言兄峴于乾徳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覩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

從改製則文武二舞亦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内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之舞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為威加海内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来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

按殿庭二舞易名于太宗後真宗復詔用乾德舊

名

三年作四瑞樂章

元日朝賀畢帝再御乾元殿羣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歌五瑞曲遂爲定制和㠓又請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爲四瑞樂章備郊廟奠獻以代舊曲詔從之

按四瑞之曲有司雖承詔不能奉行故其曲闕而不傳

至道元年增琴絃

帝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别造新譜三十七卷以示中書門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聲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聖之旨尚存遺美琴七絃朕今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因命待

詔朱文濟蔡裔齋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及近侍咸聽焉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

二年太常獻九絃琴圖

音律官田琮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帝覽而善之自是遂廢拱宸管

按琴阮有鳳歸林鶴唳天等曲皆太宗所製也後真宗以太宗所製曲名三百九十及九絃琴五絃

阮譜字變絃法并調美操引名共三百三十六付史館大樂局仁宗以琴阮譜賜羣臣

真宗咸平四年試樂工

太常寺言樂工習藝不精每祭饗郊廟止奏黄鍾宫一調未甞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翰林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俸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奬勵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精備盖樂工止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

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于驟變

景德二年修樂器正音律

監察御史艾仲孺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及令内臣監修樂器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

四年閱太常新集雅樂

帝御崇政殿張宮縣閱試召宰執親王臨視李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鐘磬塤篪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琴筑三色合奏迭為一曲復擊鎛鐘為六變九變又為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帝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于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為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宮皆協又令仲辛誦唱

八十四調曲遂詔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謂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

大祠用樂

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帝垂意典禮詔曰致恭明神邦國之重事升薦備樂方冊之彛章矧在尊神固當嚴奉舉行舊曲用格明靈自今諸大祠並

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八變如通禮所載

按眞宗封禪用樂原非一代定制詳後引宋史樂志中

行時饗送神樂歌

都官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按禮文饗太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成止然後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又周禮樂師職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曰謂

歌雍也郊祀録載登歌徹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今于終獻降階之後即作理安之樂誠恐闕失望依舊禮增用詔判太常寺李宗諤與檢討詳議以聞宗諤等言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曲辭樂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從之

六年奏太宗樂舞于郊廟

帝取太宗製萬國朝天樂曲同和之舞平晉樂曲定功之舞及御製二曲樂章令郊廟祭饗參用之

按太宗製大曲十八南吕宮平晉普天樂越調萬
國朝天樂平晉普天樂者平河東囘所製萬國朝
天樂者又平晉明年所製真宗御製二首奠瓚用
萬國朝天亞獻終獻用平晉樂後仁宗以大明之
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
之曲尊英宗詞並見樂章考而仁宗大仁之曲亡
仁宗天聖元年議郊廟二舞
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

試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四年撰樂章三曲

帝撰元日御殿樂章三曲一甘露曲二瑞木成文曲三嘉禾曲帝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出以賜教坊或命教坊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帝凡耕藉田享先農率有樂歌其後親祀南郊享太廟奉慈廟大饗明堂祫饗帝皆親製降神送神奠幣瓉祼酌獻樂章餘詔諸臣為之至于常祀郊廟社稷諸祠亦多親

製

九年太常寺上皇太后御殿樂章

皇太后御殿太常寺上樂章升坐曰聖安之曲公卿入門及酒行曰禮安上壽曰福安之曲初舉酒曰玉芝之曲作厚德無疆之舞兩舉酒曰壽星之曲作四海會同之舞三舉酒曰奇木連理之曲初命孫奭撰曲名資政殿學士晏殊撰樂章至是用之由是太后躬謝宗廟亦有樂歌

景祐元年帝以周王朴律準屬太常

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内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于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

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

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籥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秘書省校書郎

二年命李照重定雅樂

帝留意禮樂之事御延福宫臨閲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盖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凖不合古法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

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易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于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肆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

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乃詔内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内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别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為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

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而瑗所作鐘磬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復通陰陽天文地理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于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髙下制度皆洞達焉㬥又上言雅樂制度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

奏可照乃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鍾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黄鍾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鍾磬每十六枚為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于編縣止

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筝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于律呂專為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于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為不可

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黄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盖為夷則至應鐘四宫而設也夫五音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

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
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
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
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
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
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議以聞鐘
舊飾旋蟲改為龍乃遣使採泗濵浮石十餘段以為
縣磬

三年馮元等上新廣樂記詔詳定之

元等上新修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逸等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黄鐘之法及國語均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嘗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鍾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權衡

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
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
邕銅龠本得于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
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黄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
長短者葢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
爭漢志黍尺無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
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云稽古有唐張
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

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黄鍾之宫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律管歌聲其中必矣乞將臣見鑄成銅匜再限半月内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黄鍾之宫乃取李照新鍾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鍾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

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惟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籥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絫尺今將保信黄鐘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七黍又律管黄鐘籥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畧同復將實籥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籥

合升斗亦皆類此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黄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内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等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

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

寶元元年詔郊廟仍用舊樂

右司諫韓琦言臣等奉詔詳定鍾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巳意别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虡郊廟殿

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宫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晋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揺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二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令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

所作勿復施用

按李照阮逸等所議樂律撮其大要如此其詳備見于後所引宋史樂志律曆志玉海文獻通考中

康定元年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

凡三卷詔送秘閣

皇祐二年詳定親饗明堂樂曲

新作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内出明

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禧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歆安迎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并詔所撰樂曲

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帝凡内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宫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黄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一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黄鐘宫入無射如

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木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太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七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

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黄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旋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宫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于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今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别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

音靡曼近于鄭聲不可用詔可因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召胡瑗定鐘磬制度置局詳定大樂瑗時以太子中舍致仕帝召之同阮逸等定鐘磬制度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

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古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遑兹

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于是中書門下集太常官置局于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叅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召房庶定鐘律

宋祁田况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

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黄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因授庶校書郎而遺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决

三年求古尺律

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定大樂名

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兼用干羽真宗用干籥以象三聖功德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于是王堯臣等言按太常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九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

縁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大安之議来復誠得其正

觀新樂

帝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

范鎮上書論樂

户部員外郎范鎮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盖由不識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于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

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和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為是

五年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

帝以樂制累年不定特命參知政事沆適監議之知制誥王洙奏黄鐘為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

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頴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歴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頴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九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黄鐘為律臣曽依此法造黄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随律長短為鐘大小之制則黄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黄鐘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宫即黄鐘大呂反

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令參酌其鑄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乃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聲有大小黄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黄鐘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

律大小則聲不能諧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知諫院李兊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鍾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集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

述作之事務為異説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監議終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帝觀樂

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豫觀焉

南郊用舊樂

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

帝復觀樂

帝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以胡瑗為大理寺丞阮逸復為屯田員外郎鄧保信領滎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

吉為內殿承制並以制鍾律成特遷之

二年得古鍾送太常

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鍾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鍾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鍾給銅于鑄瀉務得古編鍾一工人不敢毀乃藏于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龢

鍾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實用扣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復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鏄鍾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

嘉祐元年復用舊樂

范鎮言自用新樂以来衆異並至乞且用舊樂以俟異時制作帝出御製恭謝樂章詔太常用舊樂

四年御製祫享樂舞名

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

太祖奏大統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

后奏靜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

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

豆奏充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

武舞奏顯安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

自制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

曲詞十八

七年御製明堂樂章

明堂迎神用之隸于太常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于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亦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

鳴球與柷敔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
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
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又秘閣校理裴煜
奏大祀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
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用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
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
享廟應用樂裴寛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
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寛議為是宗廟如此則

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
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
議所冀畧輕存重不失其輕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
祭天以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
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
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殆為此也天地之間
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
人道接也聲屬于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于天地之

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来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于陽也次灌地求神于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别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于廟則樂可不作珪等以為社

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别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英宗治平元年上仁宗廟舞

廟室大仁之舞配享明堂奠幣誠安酌獻徳安

四年神宗即位上英廟舞

廟室用大英之舞

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

知禮院楊傑言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

律不和聲蓋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温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禀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閡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

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為依人聲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效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本乃倍之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

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吕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篪笛笙阮筝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磬擊三聲聲煩而揜衆器遂至奪倫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樂不

象成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淮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荊湖来歸所向宜東五變象卭蜀納欵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不足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来條理繹如也

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殽無馭則失于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盖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饗祖廟不奏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以賛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鄭聲亂雅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

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尚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顧審條鐘琯用十二律還宫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為十二均圖上之詔秘書監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禮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几亦請命傑同議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大樂詔可

劉几上樂議

凡言祀明堂樂章字與樂曲聲數多少不同宜遵用
御撰樂章委本局依律呂七均之法審定音聲又請
依古法具四清聲依景祐例制大樂器楊傑所請還
宮均法可行從之太常博士吴雍謂凡等言太常大
樂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
樂三也王朴樂其聲太高李照乃下律法以取黄鐘
之聲人疑其太重由是不用皇祐中胡阮再定樂比
王朴律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成或疑其聲弇

鬱因亦不用于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臣請下王朴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别製從之詔備王朴鐘為清聲毋得銷毁

范鎮言尺律法

鎮于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法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又言定樂當先正律帝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

求真黍以定黄鐘而劉几議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鎛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鐘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黄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内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

以太簇為黃鐘則是商為宫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内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令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宫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

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五年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官以樂正

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下楊傑議傑論防增編鐘磬二十有四為簨制管簫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與劉几同請以晉鼓節金奏考經禮制簨虡教國子宗子舞用之郊廟為何所取范鎮亦言自唐以至

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黄鐘為角黄

鍾之角黃鍾為角者夷則為宮黃鍾之角者姑洗為角十二律之于五聲皆如此卒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鍾商姑洗曰黃鍾角林鍾曰黃鍾徵南吕曰黃鍾羽今葉防但通世俗裔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絕學防草莱中習之尤難補防樂正

六年御大慶殿初用新樂

太常言郊廟樂虡若遇郊廟望祭即設于殿上禮部

言有司攝事昊天舞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亞獻曰神
娭錫羨太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亞終獻曰禮亞儲祥
詔可
七年造玉磬
帝從協律郎榮咨道請于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太常
博士楊傑審定音律造編磬十六十二以應律呂四
以主清聲郊祀即圜丘奏之後咨道又言臣製造玉
磬將用于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以登歌請親祠明

堂用之以彰明盛從之
哲宗元祐三年端明殿學士范鎮上所成樂書並其圖
法賜詔褒美
鎮上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鎛鐘衡一
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
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
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究觀所
作嘉歎不忘

徽宗崇寧元年置講議局求知音之士

詔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筝筑阮秦晋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態羆椄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于天下于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㽹樂之法皇祐中偕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

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大有少大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氣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京獨神之或云漢津范鎮之役竊見其制作而京托之于李良云

二年陳暘上樂書

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

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顧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律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宫為君四清以黄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蔟大吕夾鐘或可分也而黄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

按陳暘世稱知樂蓋以能言魏漢津之妄耳實則二變四清尚不知安與論樂哉

詔講議司詳求禮樂之宜

帝下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内修外之先務損益

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

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至安上治民之至

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乃稱朕咨諏之意焉

三年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

蔡京以門客劉昺為大司樂命漢津定樂鑄九鼎漢

津上言曰臣聞黄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

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黄鐘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宫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黄鐘之律定矣黄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

備百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奇中甞語人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景鐘成

景鐘者黄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為鐘仰則為鼎之大終于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于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

之立于宮架之中以為君圍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
國為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
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廸惟有夏度自禹起我
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于斯無
襲于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柢維此景鐘非弇非侈在
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萬年既多受祉維此景鐘上
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四年九鼎成列新樂于崇政殿

九咼奉安於九成宮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案金錞簫鼓鹵簿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帝顏和豫百僚稱頌

帝以鼎樂成御大慶殿受賀

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寉從東北來飛度廣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逾遠遺聲弗存廼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

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
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
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
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
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
又有製撰官為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為二
大觀元年頒新樂於天下
加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令大晟府頒其樂書

於天下

二年劉詵上徵聲令大晟府依譜按習

講議司檢討官劉詵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帝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為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帝因出禁中古鐘二召詵按於

都堂詵曰此與今太蔟大吕聲協命取大晟鐘叩之果應又曰鐘聲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而合之聲益諧帝詔詵所上徵聲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請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詵亦上徵聲焉

三年詔修樂書

學校所用雅樂惟春秋釋奠諸賜宴辟雍或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之戲帝以為非所以示多士因修樂書詔令一用雅樂

帝親裁大晟樂記

命劉昺編修樂書為八論又為圖十二凡為書二十卷

政和二年鹿鳴宴用雅樂

帝賜貢士聞喜宴於辟雍仍用雅樂兵部侍郎劉煥

言州郡歲貢士例有宴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用雅樂易去倡優淫哇之聲從之

三年禁舊樂

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怗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聲

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閱太學辟雍諸生雅樂

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劉昺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

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淆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行之

四年改定宴樂諸宮調

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黄鍾宮以夾鍾為仲吕宮以夷則為仙吕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令依月令改定詔可

七年賜高麗雅樂

中書省言高麗賜雅樂乞教習聲律大晟府撰樂譜辭詔許教習仍賜樂譜

高宗建炎二年郊勑大樂登歌赴行在

帝據光武舊禮以建武二年剏立郊祀十一月壬寅

祀天配祖勑東京起奉大樂登歌赴行在所就揚州

築壇行事樂舞率多未備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

紹興元年合祭天地于明堂用樂

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盡皆熒毁太常卿蘇遲等

言國朝大禮作樂依議合作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

設宮架令親祠登歌樂氣尚闕宣和添用簫色未及

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剏制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

四年合祭天地于明堂議樂

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于是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黄鍾歌

大吕以祀天神黄鍾堂下之樂大吕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阼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黄鍾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吕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黄鍾之樂于義未當尋皆如普議先是帝以時難備物勑戒有司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宫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為務而禮樂之事興矣

六年詔太常習樂

太常丞周執羔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修詔太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閲工器樂制始備

十六年帝于射殿撞景鐘奏新樂

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鐘制度按大晟樂書黄鐘者樂所自出而景鐘又黄鐘之本政為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宫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氣既聞聲闋衆樂乃作祀事既畢陞輦又擊之景

鐘之高九尺其數九九實高八尺一寸左僕射秦檜為之銘

御製郊廟樂章

帝出御製郊祀大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官删修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圜鐘為宮三奏黃鐘為角一奏太簇為徵一奏姑洗為羽一奏樂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夾鐘為宮三奏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

為羽各二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右文化成威功睿
德之舞前二日朝獻景靈宫圜鍾為宫三奏黄鍾太
簇姑洗各一奏凡六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興安用
發祥流慶降真觀德之舞前一日朝饗太廟黄鍾為
宫三奏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皆二奏樂凡
九成歌興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
命之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
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

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熈文曰美成英宗神宗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光曰端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鍾為宮樂奏六成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娭錫羨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樂奏八成乃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復祀神

州地祇樂奏八成歌寧安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用廣生儲佑厚載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熛怒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歳祀昊天同三年一祫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興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饗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寧安八成之樂與歳祀地祇同至於親御翰墨製賛宣聖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先朝崇儒右文之聲天子視學親行酌獻定釋奠為大祀用寧安九成之樂郡邑行

事則樂止三成云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禖則敞壇壝奏樂舞按習于同文館法恵寺親畊籍田則據宣和舊制陳設大樂而引呈耒耜護衛耕根車儀仗鼓吹至以二千人為率先農樂用静安高禖樂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

孝宗隆興二年帝詣徳壽宫賀天申節始用樂

帝于元年朝徳壽宫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黄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欽宗實未葬

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至是天申節上壽始用樂
乾道元年郊祀令樂工肄習一月
先是洪适為太常奏聖上踐阼務崇乾德郊丘講禮
專以誠意交于神明竊以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
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
樂嘗用之郊廟耳昔者竽工鼓員不應經法孔光何
武嘗奏罷于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為數甚夥其鹵
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奉明詔三分減一惟是演

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遊手之人摐金擊石安能盡
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為緡錢鉅萬
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于
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
節奏樂工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並番輪應奉更
不添置
淳熙十五年高宗升祔奏樂舞
太常言祔饗行禮當設登歌宮架樂舞晨祼饋食其

用樂如朝饗之制于是高宗廟樂曰大勲舞曰大德

十六年光宗受禪議三殿慶禮樂

崇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暨壽聖皇太后尊號壽皇

樂用乾安壽聖壽成樂用坤安

議高宗配饗明堂樂

太常寺言國朝歳饗上帝高宗身濟大業功德茂盛

所宜奉侑以彰配天之烈乃季秋升侑于明堂奠幣

用宗安之樂酌饗用德安之樂並登歌作大吕宫

光宗紹熙二年上高宗徽號樂舞

冊加高宗徽號用顯安之樂

五年寧宗即位議祧廟樂

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別廟禮官言僖祖既立別廟遇

祫則即廟以饗孟冬祫饗日合先詣僖祖廟室行禮

其樂舞欲依每歲別廟五饗設樂禮例于僖祖添設

登歌樂如僖廟行禮就廟殿依次作登歌樂其宮架

樂則于太廟殿上通作從之

寧宗慶元元年定孝宗廟樂

太常奏用大倫之樂舞

二年處士蔡元定著律呂新書

先是朱熹與建陽蔡元定講明古樂于經筵嘗草奏曰自秦滅學禮樂先毀而樂之為教絕無師教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知其說而不知其為闕也望明詔許臣招致學徒聚禮樂諸書編輯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後修禮書定為鐘律樂制等篇元

定著律呂新書其言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蟭螟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鐘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為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賛化育之道也熹序之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其為法猶未有异論也逮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

說矣歴魏周齊隋唐五季論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宋朝建隆皇祐元豐之間盖亦三致意焉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几諸賢之論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崇宣之季蔡魏之徒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元定傍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為律吕新書明白淵深縝密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六年定光宗廟樂

有司奏用大和之樂舞

理宗紹定元年定寧宗廟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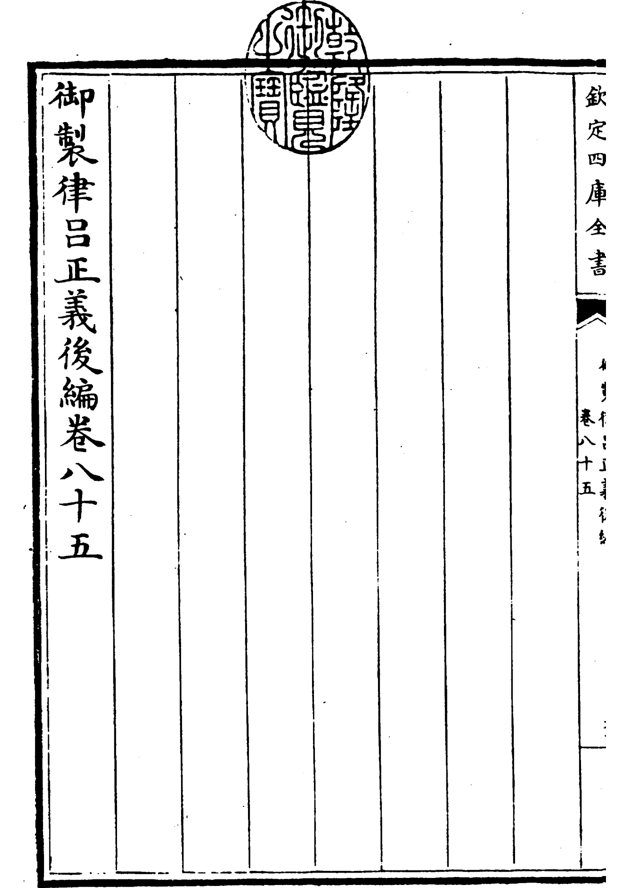
有司奏用大安之樂舞

度宗咸淳元年定理宗廟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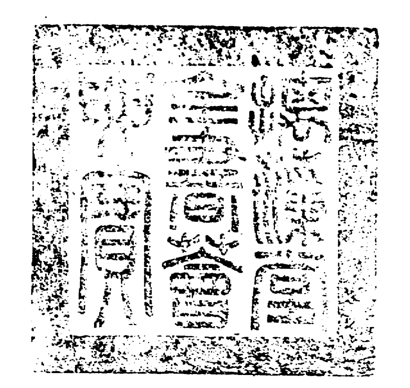
有司奏用大昭之樂舞

恭宗德祐元年定度宗廟樂

有司奏用大熙之樂舞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范　㮋